

# 中学英语学习者口头语法重述反馈与元语言反馈有效性研究

杨黔阳

北京科技大学

DOI:10.12238/jief.v7i6.14995

**[摘要]** 纠正性反馈(Corrective Feedback)一直是外语研究和教育工作者的关注焦点。然而,重述和元语言反馈两者在青少年口语学习中的有效性及适用范围仍存在争议。文章对比并探讨了重述和元语言反馈在过去时态和其他口语错误类型中的有效性,旨在为青少年英语口语学习的提升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践的指导。

**[关键词]** 纠正性反馈; 重述; 元语言反馈

**中图分类号:** G633.41 **文献标识码:** A

The efficacy of oral recast and metalinguistic feedback for middle school English learners

Yiyang Y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Abstract]** Corrective feedback has been a central focus of practice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or the past decades.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recasts and metalinguistic feedback in adolescent learners' oral language development remain underdeveloped. This study compares and 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recasts and metalinguistic feedback in addressing past tense errors and other types of spoken errors, aiming to provide both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oral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mong middle school English learners.

**[Key words]** corrective feedback; recast; metalinguistic feedback

## 引言

纠正性反馈(Corrective Feedback, CF)作为外语教学的核心干预手段,其理论与实践价值持续受到研究者与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这一教学互动过程体现为教师对学习者的非地道语言表达的针对性修正,其有效性直接关系到二语习得的关键机制。根据干预形式的差异,纠正性反馈可分为五种主要类型:重述、澄清、元语言反馈、诱导和重复。在实践层面,重述(recast)因其隐性的修正特性成为二语课堂最常用的反馈策略<sup>[1-2]</sup>。教师通过自然重构学习者的错误表达,在维持交际流畅性的同时提供正确语言输入,这种双效特性使其既能促进学习者自我修正,又能保护学习者的表达动机<sup>[1]</sup>。然而,重述策略的隐性特征可能导致部分学习者无法准确识别教师的修正意图,进而仅停留在对正确形式的表层重复,难以实现深层的错误认知与系统修正<sup>[3-4]</sup>。

与重述相比,元语言反馈(metalinguistic feedback, MF)在研究与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略显不足,该状况可能源于其主要为提示性反馈的附属形式。其独特性在于通过显性的语言规则引导学习者自主发现并修正错误,而非直接提供正确答案<sup>[5]</sup>。这种“引导修正”机制使得学习者必须主动参与错误分析和规则应用,从而进行深层认知加工。现有证据表明,元语言反馈具有

其元认知加工参与度,在促进语言习得和知识转化方面有特殊优势<sup>[6]</sup>。本质而言,以上两种反馈代表了纠正性反馈连续体的两端:前者侧重隐性输入的自然内化,后者强调显性规则的意识提升<sup>[3]</sup>。

判断纠正反馈有效性的核心在于其能否切实提升学习者的语言产出水平,和学生对语言错误的觉察与修正能力<sup>[3]</sup>。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种反馈策略均被证实能促进二语发展,但其作用机制与适用情境存在显著差异:重述的优势在于自然语境中的即时修正,而元语言反馈则长于规则系统的显性构建。这种差异导致学界对其相对有效性持续存在争议,特别是关于何种策略更有利于语法使用的长期发展<sup>[2,3,7]</sup>。当前国内研究多局限于单一策略的考察,缺乏系统的对比分析。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中学英语教学情境,通过对照实验探究重述与元语言反馈在促进语法错误觉察与自我修正方面的相对效力,以期为课堂教学策略选择提供实证依据。本研究拟回答以下问题:

(1) 在纠正时态错误方面,显性纠正反馈(如元语言反馈)和隐性纠正反馈(如重述)哪一种策略更有效?

(2) 在纠正其他语法错误时,重述和元语言反馈哪一种策略更能保持较高的修正成功率?

## 1 研究方法

###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28名以汉语为母语的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中学英语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参与者年龄均为14岁左右(M=14.2, SD=0.48), 来自中国某中学同一班级, 具有相似的英语学习背景。样本构成包括21名女生和7名男生。在研究开始前, 所有参与者均已系统学习了一般过去时的相关语法知识。

### 1.2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前后测的实验设计。参与者被随机分为两组(每组n=14), 分组时控制了英语成绩和性别因素。实验任务要求参与者与研究者进行一对一互动, 根据指定图片进行英语描述。在对话进行一周后使用相同图片进行复测, 评估反馈效果。

### 1.3 干预措施

实验过程中的错误被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时态错误; 第二类错误基于应试重要程度, 主要针对考试相关语法错误; 第三类是发音等非关键错误。重述以及元语言反馈将作为纠正性反馈提供给类型1错误, 重述将作为纠正性反馈提供给类型2错误。第三类错误则不提供任何纠正性反馈。类型1的错误, 第一组志愿者将收到重述纠正性反馈, 而第二组的学生将收到元语言反馈。由于参与者是初学者, 研究者的错误指出可能无法清楚地传达给他们, 因此当参与者无法理解含义时, 研究者则会使用中文释义进行解释。

### 1.4 数据收集

实验全程录音进行。首先, 研究者指导参与者按照标准空间顺序(从下到上、从左到右)描述测试图片, 重点观察其过去时态的自然使用情况。实验不刻意引导一般过去时的句法表达, 当参与者出现表达困难时, 研究者会提供预设的标准例句(如“A pond was built in 1980”)。正式描述前给予2-3分钟准备时间, 描述过程中根据预设方案实施差异化纠正性反馈。一周后, 所有参与者在无反馈条件下重新描述相同图片, 以评估反馈策略的长期效果。在反馈实施环节, 研究者会针对特定错误类型进行精准反馈, 如对时态错误动词进行重述处理。

以下是三种典型的纠正性反馈情境范例。在处理类型1错误时, 重述聚焦时态错误的动词部分, 对组1错误类型1的重述如下(示例1):

S12: There is a flower area in 1980.

Researcher (R): There was.

S12: but now...oh there was.

R: Correct.

在使用元语言反馈处理同类错误时, 采用规范的元语言提示, 并辅以母语说明(示例2):

S23: In 1980, there is a p-po...pond.

R: Yes, and use past tense please.

-3秒沉默-

R: 过去式, past tense.

S23: Emmm, there was a p-pond.

对于其他错误类型, 研究者会在重述的基础上适当扩展词汇表达(示例3):

S09: There are some picnics, chairs and desks, barbecue now.

R: Right. Now, there are some facilities for picnics, such as chairs, desks and barbecue equipment.

### 1.5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质性和量化分析的三角互证法对实验数据进行系统处理与解读, 通过内容编码和数据对比来探究纠正性反馈的效果。编码包含以下核心变量: 原始错误语句标注(按错误类型分类)、反馈干预方式记录(重述/元语言反馈)、即时修正反应编码、以及后测中的错误产出和自我修正, 并计算出有效更正句数和有效自我修正句数。初级编码后, 数据使用python进行分析。

## 2 结果和讨论

### 2.1 重述和元语言反馈对语法错误的影响

重述与元语言反馈在纠正时态错误方面的相对有效性通过对比分析两组参与者所获得的纠正反馈获得。如表1所示, 两组参与者产出的类型1和类型2错误数量差异不显著(类型1:  $t=-1.72, p=.098$ ; 类型2:  $t=-0.88, p=.388$ ), 表明两组参与者的错误产出和接受的反馈数量无显著差别, 这一结果确保了两组在干预前的同质性。从修成有效性来看, 重述组的有效更正显著高于元语言反馈组( $t=2.11, p<.05$ )。

表1 重述组与元语言反馈组错误纠正组间对比t检验结果

变量类型	N (组1)	N(组2)	t 值	p 值
类型1 错误	29	37	-1.72	.098
类型2 错误	39	49	-0.88	.388
有效修正	24	14	2.11	.045
后测错误类型1	14	21	-1.07	.293

在一周后的后测中(表1), 两组参与者在时态错误率方面表现相似( $t=-1.07, p=.293$ )。然而, 两组参与者前后测表现存在显著不同。如表2和图1所示, 后测中两组参与者均显著减少了过去式的错误产出。进一步验证了两种反馈方式在长期记忆效果上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 两组参与者均仅能修正那些曾经接受过反馈的错误类型, 而对未接受反馈的错误类型则未能实现自主修正。

表2 重述组与元语言反馈组错误产出组内对比t检验结果

组别	t 值	p 值
重述组(组1)	3.322	.0055
元语言反馈组(组2)	3.04	.0095

研究比较了重述与元语言反馈的效果, 发现两组在类型1错误的修正表现高度一致: 参与者仅能修正接受过反馈的错误类

型。而对于未接受任何反馈的错误类型则均未能实现自主修正。该现象表明了重述和元语言反馈针对相似的错误类型都能带来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 两组在纠正反馈中的表现存在细微差异, 但这种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 该差异表现可能是由于两组参与者采用了不同的语言表达策略。重述组仍倾向于使用熟悉的there be结构和简单过去时, 表现出较为保守的语言使用模式。而元语言反馈组的一部分参与者更倾向于尝试使用丰富的动词进行描述, 这种探索性语言产出增加了即时错误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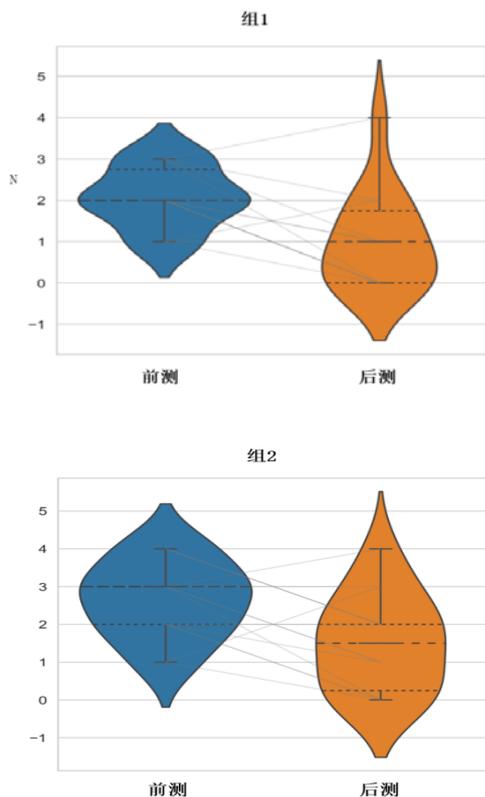


图1 重述组与元语言反馈组错误类型1产出

前后测结果显示, 两种反馈都对时态习得产生显著延时效果, 但重述的修正效果更优(见表1)。这一发现与既有研究结果相互印证, 表明两种反馈方式在促进语言准确性方面可能具有相似的作用机制。如<sup>[7]</sup>和<sup>[8]</sup>均发现接受重述和元语言反馈的参与者在口语表达方面没有显著差异。<sup>[9]</sup>的实验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即两种反馈策略产生相同效果, 在语言准确性修正上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 一周后两组都回归到there be主导的表达模式, 减少了时态错误产出, 应将该现象纳入考虑。从认知机制看, 重述通过隐性对比促进学习, 元语言反馈通过显性规则提示, 最终效果相似。然而, 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证明了重述在知识保留方面比元语言反馈更有优势。

2.2 重述反馈对全局错误、单复数、第三人称单数等错误的影响

通过对比参与者在预测与后测中的语言产出, 考察了重述反馈对介词使用、单复数形式和全局错误等类型2错误的纠正效

果。如表1所示, 两组在预测阶段的类型2错误产出无显著差异 ( $t=-0.88, p>.05$ ), 表明两组被试在语言基础水平上具有良好同质性。分析后发现, 有无纠正性反馈对错误类型2的延时测试表现皆具有显著影响(重述:  $t=4.5, p<.001$ ; 无反馈:  $t=4.13, p=.001$ )。如图2结果所示, 重述组在后测中的错误改善幅度显著优于无反馈组 ( $t=2.17, p=.04$ )。研究表明, 重述反馈对非时态类语言错误同样具有显著纠正效果。重述组更明显的错误减少趋势表明, 系统性重述能够为语言学习提供额外提升空间, 这一发现强调了专业教学干预的重要性。该发现与<sup>[7]</sup>结果相印证, 即重述在口语学习纠正中具有有效性, 且接受重述的参与者在五项测试中的表现显著优于无反馈组。<sup>[5]</sup>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学习者可以通过重述意识到他们的语言产出与正确的目标语间的差异, 从而进行更多有效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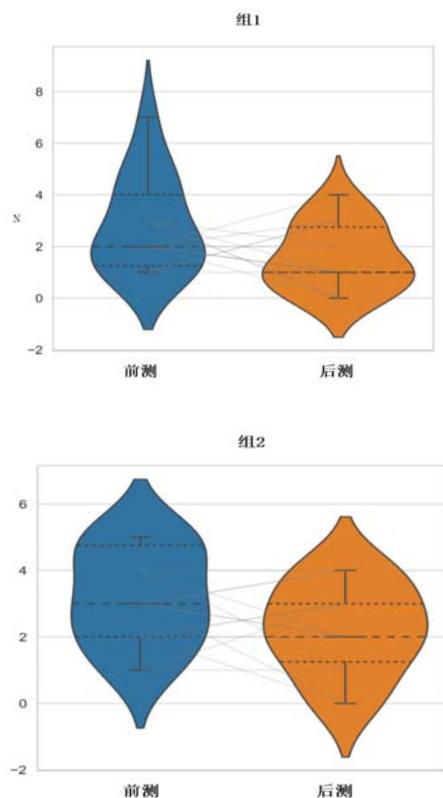


图2 重述组与无纠正性反馈组错误类型2产出

质性分析显示, 重述反馈效果存在显著个体差异。部分学习者能有效识别并运用重述进行修正, 而部分学习者则未能察觉其纠正意图。以S22为例, 该学习者在前后测中重复出现相同的全局性错误(示例4):

前测: S22:but now it' s bushes and playground.

R:It changes to.

S22:Emmm, yes.

后测: S22:it pushes (bushes) and a playground.

这一现象显示, 学习者将重述误解为澄清而非纠正, 未能识别其修正意图, 揭示了重述反馈的关键局限: 其效果取决于学习

者对反馈性质的准确理解。只有当学习者能够识别重述的纠正功能,并将其与自身语言产出进行认知对比时,重述才能发挥预期的教学效果。如<sup>[5]</sup>所述,重述提供即时认知对比,但学习者必须首先意识到这是纠正输入。因此,在示例4中,参与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该输入的纠正方式。因此,成功的重述需要三个认知步骤:首先,识别对话中的重述行为;其二,理解重述的纠正性质;最后,对比重述提供的正确形式与自身错误产出。该过程要求学习者具备语言监控能力。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能需要通过显性说明等方式,帮助学习者建立对重述反馈的正确认知,从而提高反馈的利用效率。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语言错误,重述反馈的效果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教师需要根据错误的类型和性质灵活调整纠正反馈策略。

### 3 结语

本研究结果对二语课堂教学实践具有启示意义。在实施元语言反馈时,应注意语言形式与意义的平衡,避免因过度形式纠正而影响语言交际的流畅性。而重述的关键在于帮助学习者准确理解反馈的纠正性质,促使其注意到并有效利用反馈信息。到学习者也许仅机械重复重述内容,教师不能仅凭即时反应判断其理解程度,而需要通过延时评估来确认学习效果。虽然重述组学习者倾向于使用较为熟悉的语言结构,而元语言反馈组部分学习者更勇于尝试新的句法表达,但两组在错误产出量上的差异并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总体而言,研究证实了及时纠正性反馈的必要性和显性与隐性纠正策略的有效性,教师应对基础性、非特定语境的语言错误做出及时反馈。未来研究需要在样本规模和实验控制等方面进行改进,以获得更具说服力的研究发现。

### [参考文献]

[1] Hawkes, L., & Nassaji, H. The role of extensive recasts in error detection and correction by adult ESL students[J]. *Studi*

*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16, 6(1): 19-41.

[2] 刘晓琳, 张红凤. 职前国际中文教师教学纠正性反馈研究[J]. *山东高等教育*, 2025, (01): 63-68+91.

[3] Baleghizadeh, S., & Abdi, H. Recast and its impact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Studies*, 2010, 4(4): 57-68.

[4] Ellis, R., & Shintani, N. *Exploring language pedagogy through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M].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4.

[5] Lochman, K. Oral corrective feedback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how it affects interaction in analytic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2, 37(3): 271-283.

[6] Ellis, R.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and language pedagogy*[M]. Chichester, UK: John Wiley & Sons, 2012.

[7] Lyster, R.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rompts and recast in form-focused instruction[J]. *Stud Second Lang Acquis*, 2004, 26(3): 399-432.

[8] 苏建红, 蒋安琪. 口头纠正性反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一般过去时习得的影响——工作记忆的调节作用[J]. *外语教学*, 2020, 41(01): 76-81.

[9] Sato, M., & Lyster, R. (2012). Peer interaction and corrective feedback for accuracy and fluency development: Monitoring, practice, and proceduralization[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12, 34(4): 591-626.

### 作者简介:

杨黉阳(1996--), 女, 汉族, 重庆人, 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二语习得。